

乡 村 夜 话

Вечера на хуторе близ Диканьки



(俄) 果戈理 著

李振绪 译

插 图 珍 藏 版

漓江出版社

乡 村 夜 话



(俄) 果戈理 著
乔振绪 译

插 图

版

漓江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村夜话/(俄罗斯)果戈理 著;乔振绪 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4. 1
(外国文学名著名译丛书)

ISBN 978-7-5407-6682-5

I. ①乡… II. ①果… ②乔…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09464 号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833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80mm×1 230mm 1/32

印张:7.75 字数:160 千字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888)

作家·作品

我已经读完了《乡村夜话》，感到很惊奇。这是一部真正娱乐性的作品，一切都很真实，一切都很自然，没有丝毫穿凿附会、矫揉造作的痕迹。有的地方描写得很富有诗意，动人心魄。这部作品在我们今天的文学中很特殊，至今我仍然浸沉在那些离奇的故事中。

——普希金

《乡村夜话》是一部富有诗意、充满生活气息、很有魅力的作品。美丽的大自然，普通百姓过的那种诱人的乡村生活，富有个性的人们，所有这一切都五彩斑斓地闪耀在果戈理这第一部富有诗意、富有幻想的创作中。

——别林斯基

他（果戈理）的全部生命都是同愚昧和粗暴激烈地斗争……他的全部生命被一个热望的、坚贞的目的所鼓舞，即被为祖国的幸福服务的思想所鼓舞。

——车尔尼雪夫斯基

果戈理和科利佐夫一样，虽然不是出身于平民，可是从兴趣、从思想

感情来说,他却属于平民。

——赫尔岑

由于果戈理的出现,我们的文学就格外地接近俄国生活和俄国现实了。

——别林斯基

俄罗斯人民对果戈理的这本书(《乡村夜话》)倍感亲切,因为它充满朝气,充满乐观向上的精神,它洋溢着热情,它处处表现了幽默的风格,它描写了人的崇高感情,描写了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怀。

——斯捷潘诺夫

果戈理是俄罗斯语言伟大的能手和巨匠,他在自己作品中显示了俄罗斯语言的全部财富。他善于用非凡的艺术力量描绘现实生活 and 大自然,创造不可磨灭的人物形象,如同画家用画笔所描绘的人物一样。

——《苏联大百科全书》

富有诗意,动人心魄

乔振绪

1831年和1832年果戈理在彼得堡先后发表了他的处女作《乡村夜话》的第一卷和第二卷,从此他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他的这部作品一炮打响,受到人民群众和文学界的热烈欢迎。印刷厂的排字工人是《夜话》的第一批读者,当他们看到来出版社联系事情的果戈理时,都背过身去,哧哧地笑起来。果戈理觉得莫名其妙,就问技术管理员,他们为什么笑,管理员说,排字工人排了你的书,觉得你的书写得太有意思了,他们一想到书中那些幽默的、令人发笑的情节,就乐不可支。这就是老百姓对作家作品的第一反应。

《夜话》也得到普希金的充分肯定,普希金说:“我已经读完了《乡村夜话》,感到很惊奇。这是一部真正娱乐性的作品,一切都很真实,一切都很自然,没有丝毫穿凿附会、矫揉造作的痕迹。有的地方描写得很富有诗意,动人心魄。这部作品在我们今天的文学中很特殊,至今我仍然浸沉在那些离奇的故事中。”

果戈理在《夜话》中编写了八个故事,它们的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人物典型,它们非常贴近社会实际,非常贴近老百姓的生活。我们把这八个故事放在一起,归纳出它们共有的五个特点。

一、民间性

果戈理创作《夜话》时,始终把人民的生活、人民的喜怒哀乐作为创作的基础,始终把民间习俗、民间传说、民间传统作为自己创作的基础。

果戈理非常重视民间风俗习惯的发掘,他在写《夜话》的过程中,给他母亲写信道:“您非常熟悉我们乌克兰的风俗习惯,您在信中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告诉我,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他还要求母亲在信中详尽地写一写怎样举行婚礼和举行婚礼时的那些俗套和迷信的做法。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还说:“另外还说一说圣诞节祝歌、夏至节和美人鱼的故事。此外,如果有什么魂灵或是家神,那就请写得详细点,老百姓当中流传着许多迷信的传说、可怕的故事、传统习俗和各种奇闻逸事,都是我所感兴趣的。”

果戈理不仅从母亲那里收集民俗民风的生活素材,据中学时期果戈理的同学说,每逢节假日,果戈理就去郊区找他认识的农民,他也是农家婚礼上的常客。他把他发现的很多乌克兰民间创作都抄录在一个叫“杂记本”的本子上。

《夜话》中的人物都是普通百姓,《夜话》写的都是百姓的故事,所以百姓爱读、爱听。比如果戈理笔下的农贸市场是那么真实,那么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作者把切列维克和格里茨科的相遇写得非常生活化,那些情节,那些对话,好像就是从生活中截取下来的,非常生动,非常幽默,再现了普通百姓的本色。《夜话》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民间性。

二、抒情性

果戈理在《夜话》中把立足点完全定在他所热爱的乌克兰的这片热土上。他认为乌克兰人民的生活、乌克兰的歌曲、乌克兰的故事、乌克兰的大自然,都充满诗意,他在《夜话》中充分抒发了这种诗意。

别林斯基认为：“《乡村夜话》是一部富有诗意、充满生活气息、很有魅力的作品。美丽的大自然，普通百姓过的那种诱人的乡村生活，富有个性的人们，所有这一切都五彩斑斓地闪耀在果戈理这第一部富有诗意、富有幻想的创作中。”

果戈理把乌克兰的自然景色描写得那么美丽动人，把乌克兰人民的民族性格描写得那么刚强，把青年小伙描写得那么乐观向上，那么激情满怀，把年轻女性描写得那么美丽，那么爱憎分明，那么对爱情忠贞不贰。

我们从《夜话》中截录出任何一个情节，任何一个段落，都是一首美丽的诗，一首动人的诗。

三、正义性

惩恶扬善是一切民间童话、一切民间故事的共同属性。

果戈理对那些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吏，对那些残酷压迫和剥削老百姓的地主老财，怀着不共戴天之仇。

果戈理在《夜话》中塑造了许多正面形象，如瓦库拉、列夫科、格里茨科、奥克萨娜、皮多尔卡和丹尼洛，他们品格高尚，心地善良，性格刚毅，乐观向上，热爱生活，热爱生他养他的这片热土。

和这个充满阳光的群体相对立的是几个反面人物，如《五月之夜》中的村长和《圣诞节前夜》中的丘布，他们都是农村里残酷的、贪婪的上层代表人物。村长叶夫图赫在村子里独断专行、为非作歹，他把给出巡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带过路当做他的政治资本；富有的丘布是一个自私自利、贪得无厌的人。果戈理在书中对他们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并制造了许多笑料出他们的丑。

最令人敬服的是果戈理在他编写的故事中竟然敢于触动俄国统治阶级的最高层。波将金是女皇的宠臣，他的地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拥有无限的权力，在果戈理的笔下他是一个自命不凡、目中无人、惯于发号施令的耀武扬威的统治者。

四、怪异性

民俗史告诉我们,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迷信始终伴随着人们的生活。人们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支配、控制和搅扰着人们的生活,这种超自然的力量就是神明和魔鬼,神明有时会降临人间,魔鬼有时会作祟;人们还相信,人死了,他的灵魂还存在,他还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每个人都有前世、今生和来世。

因此,果戈理《夜话》中那些荒诞、怪异的情节就不难理解了。

民间流传的童话故事常常把妖魔鬼怪作为一种恶势力,作为现实生活中反面人物的代表而加以反对和排斥,或是把妖魔鬼怪作为一种无所不能的力量而加以利用,来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

果戈理《夜话》中的很多素材、很多怪异的情节,无疑都来自民间的传说,所以《夜话》中对鬼神的描写有很深的民间传说的色彩。

五、爱国性

《可怕的复仇》是《夜话》中唯一的一篇历史故事。作家在这篇故事中描写了乌克兰人民为了自己的独立同波兰封建贵族展开了艰苦卓绝的英勇的斗争。

果戈理利用乌克兰民歌中的鲜明的因素塑造了丹尼洛这个热爱祖国、为祖国的独立英勇斗争的战士。他同凶恶的敌人,特别是同背叛祖国的巫师进行着无畏的斗争,有力地消灭着狂妄的侵略者。“哥萨克和波兰人厮杀了很长时间。双方剩下的人马都不多了,但是丹尼洛一点也不感到疲乏,他继续用长矛把敌人挑下马来,他那匹剽悍的战马继续把敌人的步兵踩在马蹄下。”

《可怕的复仇》是一首英雄般的史诗,它预示着塔拉斯·布利巴的出现,它描写了为祖国的独立英勇奋战的爱国主义战士的豪迈情怀。

值得关注的是果戈理在《夜话》中把对第聂伯河的描写贯穿了全书，好像通过第聂伯河表现着全书的爱国抒情主题。我们知道，第聂伯河是乌克兰的母亲河，它纵贯乌克兰全境。

在果戈理的笔下，第聂伯河被人性化了。当祖国受到敌人的威胁，丹尼洛的处境十分凶险时，第聂伯河上空“乌云密布，狂风大作，树被风吹得几乎要连根拔起，橡树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电闪雷鸣，整个世界被闪电照得通亮，这时的第聂伯河是可怕的，令人畏惧的。汹涌的浪涛怒吼着，拍打着陡峭的河岸……”

在果戈理的笔下，第聂伯河象征着强大、宏伟、美丽的祖国。他写道：“风和日丽时第聂伯河优美异常。它那充盈的河水自由自在地平缓地流过树林，流出山岳。它既不低吟浅唱，又不声嘶力竭。你一眼看过去，不知道这条雄伟壮阔的河流是向前流动呢，还是静止不动呢！给人一种感觉，这条河好像是用玻璃制成，好像是一条蓝色的玻璃路，它非常宽，也非常长，它沿着绿色世界，向前延伸着，向前蜿蜒着。”

2012年8月于北京大学俄语系

目 录

第一卷

003	开篇絮语
009	索罗钦的集市
040	圣约翰节前夜
057	五月之夜
089	一封失落的书信

第二卷

105	开篇絮语
108	圣诞节前夜
155	可怕的复仇
199	什蓬卡和他的姨妈
224	妖魔作祟的地方

第一卷



开篇絮语

“《乡村夜话》可有什么稀罕的？这算什么‘夜话’？都是一个养蜂人炮制出来的！真是令人费解，用掉的鹅毛笔还少吗？耗费掉的纸张还少吗？那些文人墨客的手上沾的墨水还少吗？可是人们还嫌不够似的！一个养蜂人居然也有兴致跟着他们干起这种事来！难怪现在印出来的字纸这么多，真还一下子想不出来用它们包装什么东西好。”

这种话我一个月能听到好几回！这么说吧，我们这些庄户人要想从我们待着的这穷乡僻壤跑到大世界去露露脸，可真是难上加难啊！其实这也无所谓，就当是你偶尔走进老爷的大宅门儿，他们把你围住，拿你开心一样。那些有点头脸的仆人这么做，倒也罢了，可是一个在后院干粗活

儿的破衣烂衫的毛头崽子也来纠缠你。他们又喊又叫道：“乡下人，你往哪儿走啊？快出去吧！……”我跟你们说吧……可是说什么呢！我一年去两次米尔哥罗德，要比待在这大世界轻松得多，那里有地方法院助理法官和尊敬的神甫，我有五年没有看见他们了。一旦在大世界露了面，你就消停不了。

亲爱的读者，我说这话请你们不要介意。也许你们会生气的，因为一个养蜂人居然这么不知好歹不讲礼数地跟你们说话，就像跟亲朋故旧说话一样。我们乡下自古如此，地里的活儿一干完，乡亲们就都爬上火炕，一歇就是一个冬天。养蜂人也都把蜜蜂藏到昏暗的地窖里去了。天上也没有白鹤飞翔了，树上连一个梨也看不见了，这种时候，一到了晚上，在街道尽头的一个地方，总会有微弱的灯火出现。从远远的地方就能听到那里有说话声，有喧闹声，有欢笑声，有歌声，有三角琴声，有时还能听见小提琴的声音……这就是我们这里每逢晚上举行的娱乐集会。请注意，这种集会很像你们的跳舞晚会，当然也不完全像。你们去参加跳舞晚会，只不过是为了活动活动腿，打上几个哈欠；而我们这里的情况是：一群姑娘们聚在一家茅草屋里，她们可不是为了跳舞，而是带着纺锤和梳子来的。她们开始时一边纺线，一边唱歌，只听见嗡嗡的纺锤声和嘹亮的歌声从茅草屋飘出来，她们只管纺，只管唱，眼睛都不往旁边瞅一眼。可是，一旦有小伙子们拿着小提琴闯进茅舍，马上就掀起一片欢腾，大家唱啊，跳啊，至于他们还能玩出什么花样，就不能说了。

不过最有意思的是大家挤成一堆，或者是猜谜语，或者是闲聊天。我的天哪！他们什么不知道呢！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挖出来的那些陈谷子烂芝麻！他们什么可怕的故事不说呢！不过，很多奇闻逸事恐怕只有在红头发潘克的晚会上才能听到，在别的地方是听不到的。村里人为什么叫我红头发潘克，我还真的说不上来。而且我的头发现在好像越来越白了，已经不是红的了。你们听了千万别生气，我们这里有一个不好的传统，人们不管给谁起了绰号，这个绰号就将伴他一生，他想甩也甩不掉。每逢节日的头天晚上，亲朋好友们就都来光顾养蜂人的茅舍，他们围着桌



我们这些庄户人要想从我们待着的这穷乡僻壤跑到大世界去露露脸，可真是难上加难啊！其实这也无所谓，就当是你偶尔走进老爷的大宅门儿，他们把你围住，拿你开心一样。

——《开篇絮语》

子坐下来,那就请你直着耳朵听故事吧。要知道,这些人可不是粗人,可不是乡下的农民,如果他们造访比养蜂人身份高的人,那对方也会感到是莫大的荣幸。比如,不知道你们认识不认识狄康卡教堂一个叫福马的执事?那个人可真了不起,聪明得很!他是个讲故事的能手!这本书里就有他讲的两个故事。你们遇到的乡村教堂执事穿的都是条纹布长袍,可是他从来不穿这种长袍;如果你平日里去找他,他总是穿一件细呢子外衣接待你,外衣的颜色和冷凝土豆羹的颜色一样,这种料子是他几乎以一尺六个卢布的价格从波尔塔瓦买来的。村子里的人都没有闻到过他的靴子上有焦油味儿,大家都知道,他常常用上等脂油擦靴子,而农民是很喜欢把脂油拌进粥里吃的。大家都知道,他像其他和他同等身份的人一样,从来没有用衣服的前襟擦过鼻子;他总是从怀里掏出一块洗得干干净净、叠得四四方方、边上绣着花纹的白手帕,等用完以后,他又把手帕叠成原来的样子,揣进怀里。其中还有一位客人……看他那神气活现的样子,真像一位审判员或者法官。他常常把一个指头举到面前,两眼盯着指尖,就开始讲起他的故事来,他的故事怪异、玄妙,就好像是书里写的。有时候你听着,听着,就心有所思起来,说实在的,就是打死你,你也听不懂他说的是什麼。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搜罗来的这些个语汇!有一次,福马编造了一个情节取笑他,福马对他说,一个学生跟一个教会的执事学识字,后来学生见到他父亲时,只会说拉丁语,而把斯拉夫语全忘了。可是有一次,学生和父亲到田里去。学生看见耙子,就问父亲道:“爸,你管这东西叫什么?”父亲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他的问题,他不小心一脚踩在耙齿上,把耙子一下甩过来,正好打在他脑门上。“该死的耙子!”学生用手捂住脑门子,跳起老高,嘴里抱怨着。“真见鬼,打得这么疼!”你们看,遇到这样的情况,他连耙子怎么叫也想起来了。这位善于讲故事的人听了福马编造的这个情节,心里很不高兴。他一声没吭,从座位上站起来,站在屋子中间儿,叉开两腿,头稍稍低下,一只手伸进灰黄色束腰衫的衣兜里,掏出一个圆圆的、闪闪发亮的鼻烟盒,用手指头在鼻烟盒上一位丑陋的将军的头像上弹了一下,倒出一撮研碎的鼻烟末(其中掺有草木灰和圆叶当